



仰望丰碑

责任编辑：刘金梦

题记

马恒昌小组的“传奇密码”

本报记者 吴凡

时全国工人中的一股热潮。

这一年，马恒昌小组提前两个半月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，创造了69项新纪录。

之后，《工人日报》还刊登了马恒昌的一封公开信，信中说：“我们小组首先要做个榜样，事事要走到前头；不要光向我们小组应战，要尽可能多地推动所有班组参加到全国爱国主义劳动竞赛里来，这样起的作用更大一些；不要犯冷热病，要持久地坚

“我们班组有一个特别好的传统，就是每年在4月28日小组生日这天，召开新老组员座谈会，有时候市委书记都会来参加。”第16任组长魏连介绍说，那个时候，前几任老组长们能参加的也都会来，大家会一起坐下来讲故事，讲传统，其乐融融。“座谈会后，大家的集体荣誉感提升了，干活的精神头更足了。”魏连从1988年至1991年担任马恒昌小组的组长，35岁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，曾获得全

难的时期，一位大企业老总相中了孙普选的为人和手艺，想高薪聘请过去，但孙普选觉得，能当上“马组”的带头人，是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，最终他选择了留下，成为小组在困难时期坚持下来的主心骨。2000年，孙普选获得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，并连续四届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。

如今，接力棒交到了马恒昌的孙子马兵手里，算是孙承祖业了，但这个接班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顺利。

当年，马兵通过技校考进厂里，却阴差阳错地成为一名锅炉工。1996年底赶上市场经济转型，马兵等刚毕业的青工们都被迫下岗了。马兵意识到了自己文化知识的短板，就一边在外面打工，一边通过成人高考，在职工大学学习计算机等知识。直到2000年，厂子效益好了些，马兵才重回到工厂上班。

这时，厂子的设备逐渐老化，而其他很多厂子已经开始使用数控机床了。马兵看到了这个趋势，就自学起数控车床编程和操作技术理论。

要不要上数控机床？起初这个提议在小组内是有争议的。不少老同志认为，老设备用得更顺手，更有劲，不用换，但马兵认识到数控是趋势，必须要主动学习才能跟上市场需求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马兵成为所在单位掌控数控技术第一人，当年完成以前需要7000多个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量，提高工效3倍多，产品质量合格率100%。马兵用自己的成果做出了样子，征服了所有班组成员。他还跟他的师傅同用一台数控车床，实行两班倒作业，很快形成了生产能力。这样，马兵成为厂里15年来结对子活动中，徒弟带师傅的第一人。

“我经常跟兄弟们说，马恒昌小组就像一棵大树，我们是在树下成长。前辈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好的平台，我们有责任让它生长得更加茂盛。”马兵说，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干什么事都应该有个样子，这是爷爷马恒昌教给他做人做事的道理。

链接：

马恒昌（1907—1985）是全国著名先进班组马恒昌小组的创始人，职工民主管理工作的开创者，著名全国劳动模范，中国著名工运活动家，曾任第一届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四届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，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部部长，中国工会第八届、第九届执行委员，齐齐哈尔市职工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，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总机械师，党委副书记等职。他先后13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。

1950年9月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。作为出席会议的代表，马恒昌在会上代表小组，介绍了民主管理和开展劳动竞赛的经验，受到代表们的一致欢迎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。马恒昌小组被评为全国“生产战线上的模范”，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先进班组。从1950年至今，该小组共诞生了4名全国劳模，获得荣誉数以百计。



更多精彩扫码关注



1950年，马恒昌小组建组初期10名老组员的合影。前排左起于忠山、谢溪华、马恒昌、祝普庆、徐景荣；后排左起黄焕瑞、章荣海、柳玉璞、董振远、赵连科。（马恒昌小组展览馆资料图）



2019年8月28日，马恒昌组员手拿他们最常用的工具一起合影。从左往右依次为李梁、米学峰、王亚东、张海森、马兵、吴建明和王伟。本报记者 吴凡 摄

持下去。”

坚持一时容易，坚持一世难，更不用说要坚持70年。

伴随着共和国成长脚步，马恒昌小组也在接受各种考验。难能可贵的是，无论是在很多工厂被迫停工的“文革”时期，还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，马恒昌小组改过名，但却从未停过工，而且几乎是年年先进。

为了铭记小组精神，厂里很早就建起了纪念馆，后来又几经扩建。馆内，历代小组的先进事迹和无数荣誉证书、奖杯、奖状等悉数陈列。马恒昌、徐景荣、董振远、依奎元、李凤和、王占学……小组迄今为止的18任组长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

2019年8月29日，马兵（图左）向王亚东了解新引进数控机床的运行情况，不久后小组的设备都要进行更新。本报记者 吴凡 摄



2019年8月29日，老组长魏连（图右）来工厂办事，顺路来班组看望，看见老同事张海森，二人聊得不亦乐乎。本报记者 吴凡 摄

8月26日，列车驶向齐齐哈尔的途中，北大荒延绵不绝。乌云从远方飘过，一会儿窗外就下起了雨，而雨又很快消失在一望无际的荒原里。

齐齐哈尔源自达斡尔语，是“天然牧场”之意，位于黑龙江省西部。在新中国建立初期，即成为一座工业重镇。这重镇还培育出一个与共和国同龄的传奇班组——马恒昌小组。著名劳模马恒昌是小组的创始人之一，也是第一任组长。

这个班组有很多“中国之最”——最早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全国劳模班组，最早提出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的班组，最早开创职工民主管理先例的班组，最早实行职工岗位责任制的班组。

这个班组建立于1949年4月28日，今年正好是建组70周年。在创业初期，国民党留下的工厂千疮百孔，破乱不堪，为了尽早恢复生产，厂里多次组织召开老工人座谈献策会。“要做工厂的主人，就得拿出当主人的样子！”这是马恒昌当时在会上的表态，也成了他后来常说的一句话。

“当主人的样子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

对此，马恒昌的长子马春忠曾在书中用“生命品牌”来形容。而作为班组带头人的马恒昌，则用他一生的坚持，将这个品牌内化为小组代代相传的精神品格，延续至今。

为了做出这个“样子”，马恒昌事事做在前头，甚至不惜身先处险地。

时光回溯至1948年11月，沈阳刚刚解放，国民党的飞机仗着解放军防空武器匮乏，三天两头来轰炸。解放军手里倒是有缴获来的17门高射炮，但无奈核心部件之一的闭锁机被敌人拆掉了。制造任务下达至原沈阳第五机器厂（后北迁至齐齐哈尔），马恒昌和他的工友们临危受命。

制造闭锁机需要工装卡具，厂里没有可用的，马恒昌就连夜坐火车回老家，把家里最值钱的压箱底“宝贝”百分尺取回来，送给了工厂。“这个百分尺，当年家里快要有人要饿死了，父亲也没舍得拿出来卖掉。”马春忠回忆道。

有了工具，还要技术攻关。

“活是我接的，责任在我，我相信那句话，路是走出来的，办法是从干里得的，我先干。”马恒昌对组员们说。马恒昌开始没日没夜地干起来，一旦全身心投入，便什么都不顾了。

一天早上，马恒昌拿着刚研制出的工具开始试验，外面突然响起空袭警报，一声接一声的“轰轰”巨响后，一颗炸弹落在车间旁边，瞬间把玻璃震得粉碎。马恒昌却没有离开工位，他只是第一时间把新研制的工具抱在怀里，工友跑进来想把他拖走，他却说：“他炸他的，我干我的，我命大，没事。”

马恒昌拼起来不要命的劲头感染了大伙儿，大家纷纷参与进来出谋划策。最终，在马恒昌的带领下，小组保质保量提前5天完成了17门高射炮闭锁机的制造任务。炮声响起，敌机再不敢来犯。

在闭锁机的攻关任务上，马恒昌为工友们做出了样子，也因此更加被大伙儿尊敬。在1949年春季，马恒昌又带领班组向全厂发出“开展迎接红五月劳动竞赛”的倡议，得到全厂50多个班组的热烈响应。竞赛中，马恒昌小组带头开展技术革新，大大提高工效，被厂里评为“生产竞赛模范班组”。

1950年，马恒昌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，马恒昌小组被评为“生产战线上的模范”。9月30日，党中央举行国庆招待酒会，马恒昌被选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首先向毛主席敬酒。

从此，马恒昌小组成为全国知名班组之一。

1950年底，抗美援朝战争打响，广播里传来志愿军的消息，刚刚从沈阳迁至齐齐哈尔的马恒昌小组很快行动起来。

1951年1月17日，马恒昌小组通过《工人日报》，向全国职工正式发出“开展爱国主义劳动竞赛”的挑战书，得到全国1.8万个班组的热烈响应。许多企业劳动生产率成倍甚至十几倍地增长，“向马恒昌小组学习”“做马恒昌小组式的班组”成为当



1978年10月10日，北京，全总干校招待所。全国著名劳动模范马恒昌（右二）、哈尔滨市总工会副主任吴贵和（右一）、大庆劳动模范标兵薛国帮（左一）、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总工会副主任敖荣华（达斡尔族）在一起讨论中国工会“九大”报告，表示在新长征中要做出更大的贡献。工人日报 吴洛夫 摄



1951年4月，马恒昌小组成员一起研究图纸，攻克生产难题。工人日报 陈勃 摄



1951年4月，马恒昌小组签订爱国公约。工人日报 陈勃 摄



1951年4月1日，沈阳市化工厂硬化油车间精油部张义昌小组，深入学习马恒昌先进小组经验。他们主动向技术人员学习改进技术，并善于启发群众的智慧改进操作方法，同时在小组内贯彻责任制。工人日报 吴洛夫 摄